

太平庄的少女莲花与庙里的小和尚相恋，
不见容于李氏族规，七月十五鬼节，
磨沉河。三年后，当村民放河灯超度亡
魂时，莲花被村人称作鬼女梅玉。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太平庄白话

朱剑
著

偷情被背家转星两族爱莲遇难太平庄，在强权、礼教、迷信、苦难并起的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的岁月里，梅陈二人演绎了一出现代版的莲花和小和尚之恋。

太平庄白话

朱剑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平庄白话/朱剑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3. 8

ISBN 7 - 5399 - 1956 - 6

I. 太... II. 朱...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5069 号

书 名 太平庄白话

作 者 朱 剑

责任编辑 朱建华

责任校对 杨 梅

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盐城市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625

字 数 33 万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 - 5399 - 1956 - 6/I · 1842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 第一章 太平庄白话,几个相干不相干的旧故事
- 第二章 天上有时也掉热烧饼大姑娘,爱莲姐姐真漂亮
- 第三章 角色们本身就是一台戏,何况又来了这一群少男少女
- 第四章 过年了! 拜年了! 太阳出来照四方

- 二
- 390 · 第五章 码头上故事多,码头上更有一些不能言传的秘密
- 391 · 第六章 这一块社会主义试验田,隐埋着多少是非风险和先天不足
- 393 · 第七章 红肚兜,白绫帕,一台大戏满堂彩
- 392 · 第八章 走了,都走了,都走得很远很远……



第一章

太平庄白话， 几个相干不相干的旧故事

这个太平庄我曾在以前写过的作品里偶尔提到过它。

我说这是个大庄子，大约有五六百户人家，也大约有这许多年历史。位置在苏北里下河腹地偏东北方向。庄前有一条大河，庄后有一条小河，庄东庄西包括庄中间还各有几条小河沟纵横交错。连接庄东庄西的是一座土坝，两边长着人高的芦苇。芦苇下面又是河塘，里面有鱼，夏天还有苇叶菱蓬，有时也见几朵荷花。

还说过这么两句俗话：太平庄两头长，东头说骗西头卖糖。概括了这个古老村庄的经济状况。

庄西穷家小户多，逢冬闲，出门做小生意的人也多，那生意主要就是卖糖，一副糖担子，或者是一条小船儿，卖一种这一带几乎家家会做，样子类似大烧饼那样的软炸糖。一枚铜板敲一块，后来二分钱铅角子敲一块。没有钱，一把头发几块破布破棉花之类也能敲一块。说白了，这卖糖实则也就是出门拾荒捡破烂而已，是穷家小户们农闲季节赖以维持生计的手段。

庄东的情景就有些不同。

庄东有砖石铺就的小街夹巷，有要仰脸朝上望的青砖烽火

墙，还有几座大黑门；几十幢青砖小瓦四面有院墙的院落；更有一座石狮子把门前后几进的豪门深院。据说祖上若不是出过五品以上的大官，是不能有这种派头的。并且庄东大户们控制着全太平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田地，因此土改划成分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地主富农也都在这里。纵然那些没有田产而从事其他社会职业或出门谋生的，也不是卖糖，而是坐馆教书，或是有大帮船有店铺门面在外面，顶没有办法的也是出门给人家打卦算命，偏偏太平庄的算命先生在这方圆几十里的地方又十分知名，有“李半仙”、“陈百灵”等等之类的雅号。说骗的由头就出在这里。

再多说几句，庄东多为李姓，大约又占全庄总人数百分之八十左右。偏居庄西一隅的为梅姓，也就两个门头百十户人家。其他还有一些杂姓赵钱孙王等，就杂居在这两姓之间，跟梅李两姓也总有些沾亲带故的关系。李姓自然是庄上的主家，总有几十代甚至更长时间的历史。他们自称是唐皇李氏的一门，又有说是李鸿章的同宗，但绝不肯承认跟李自成是一家，说上查李家上百代，都没有造反为匪的。梅姓人家根底浅，是百十年前才从外乡迁徙来的。听人说，来时也就是兄弟俩一条船，两副担箩的家当，百十年过去，才有了庄西那一块小小的地盘，几十幢砖房草房，两百来亩水田旱田。梅姓人家也有自家的规矩，不读书不做官，除了偶尔卖卖糖也绝不与商家有任何来往。说不读书也不尽然，他们自己办有一个小家学，孩子懂事之后送过来，读读三字经千字文，也只读到能记记家中小账知道些礼数规矩即丢手下地。

梅姓人家手脚干净讲规矩又是这一方天地出了名的，若有那刚刚娶进门的小媳妇捡了人家田地里几棵麦穗一把禾草，尤其是李姓人家的，家里上人会逼着立时送去，族门里长者还要亲自去李家门上赔礼说话。因此梅姓人家人丁虽然少，在这庄上说话做事倒也有一些小小的分量。

此外就是太平庄的自然风光。前面已经说到,太平庄地处里下河水乡泽国,出门就是水,上路就是上船,因此这地方除了生老病死,大部分非正常死亡多属失足落水或投河轻生,经年累月算起来,差不多家家都有个把落水鬼。也因此,每年到了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这地方要搞一种放河灯的纪念活动。庄人们又称过“鬼节”。其实这一天世人通称中元节。

河灯是纸糊的,红绿蓝黄各种颜色都有。河灯中间粘一根桐油浸过的灯捻子,放河里大约能亮半小时左右。河灯有大有小,大的有洗澡盆那么大,扎工比较精细,里面有纸人纸马七仙女八仙过海等等人物形状。点蜡烛,在水面上亮的也就长。小河灯饭碗大小,一张方块纸叠糊而成,庄上有专扎大河灯的灯师傅,小河灯家家女人都会叠。

每年到了七月十五这一天晚间,铜锣一敲,放河灯的灯船一起篙子,这一带水面上就灯火一片了,再加上天上的月亮,河岸上各处点燃的纸钱火光,那景致确实颇为壮观并很有些诗情画意。当地的老百姓自然不是为追求景致和那一份浪漫,也没有多少更深的文化背景。他们说这河灯是船,放到河里是让经年落水的鬼魂上来歇歇脚,再搭上这灯船漂洋过海去投生。当地人不欢迎落水鬼再投生回来,哪怕是亲生骨肉,嫡亲的兄弟姐妹也不行。这也是一种既仁爱又有些不近人情鬼情的风俗民情。

就讲一对落水鬼的事情,其实也是一段爱情故事。

太平庄上有一座和尚庙,在庄东一个四面环水的土墩子上,土墩子有三五亩田地大小,前面是庙宇,也就一院落几间房屋而已,后面是田园,是庙产。

庙里就两个和尚,老和尚和小和尚,老和尚当年七十开外,已近耳聋眼花。小和尚进庙时十岁左右,到当年已经十七八岁,生得眉清目秀,文文静静。

和尚庙四面环水但有一座小桥通往外面的世界,时常就见小和尚搀着老和尚,到太平庄或其他一些村庄做佛事。逢这时

就有一些庄上的孩童围拢小和尚耍笑嬉闹，唱一些取笑和尚的歌谣：

小和尚小和尚，
一生一世没婆娘，
没人煮没人烧，
没人焐脚上牙床。
小和尚小和尚，
找个尼姑入洞房。

.....

小和尚不回嘴也不恼，有时候还回头朝他们笑笑。

后来人们就发现，小和尚有时候一个人也上庄了。上庄跟那些笑闹他的孩童一块玩，跟一般大的男孩子也搭几句话。

有那胆大脸厚的婆娘也招手喊他：“喂喂，小和尚，想不想婆娘呀？”

他脸儿一红，轻声答一句：“不敢瞎说。”

庙里的老和尚倒没跟他说过女人是老虎是狐狸精这一类话语，但认真告诫：“你该本本分分守在这里，尚能有个善终，这房子这三五亩田都是庙产，到临了，还能有只荷花缸。”

其时，中国共产党的势力在这一带乡村已相当强大，若干村庄已建立了民主政权，共产党的区政府机关就时常活动于太平庄。一些个新思想新主张更像春夏两季的凉风一样在人心上吹来拂去。因此，关于庙产、荷花缸之类东西显然已拴不住小和尚的心，他还是往庄上跑，而且行动更加隐蔽专注，显然已有了定向目标。

目标是离和尚庙约一箭之遥，位于太平庄东北角上的一户丁头茅屋小舍。这里顺便说一句，庄东多富户但不全是富户，而且这个百分之八十里又有百分之八十是穷人，茅屋。这茅草小

舍里住着母女俩，母亲李二寡妇年轻时就守寡，女儿说是她在草田里拾的，十几年时间过去，出落得如花似玉，粉白娇嫩。而且跟母亲学了一手好针线，李家大门里有红白喜事请母亲，有时也带姑娘去帮几天忙。姑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莲花。这名字倒是老和尚给起的。

茅草小舍在路边，是和尚庙去太平庄的必经之路。时常来回都是老和尚主动在茅屋门口坐一坐，喝几口凉茶或白水，与莲花娘扯些人世沧桑，家长里短。两个年轻人就坐在那儿相呆，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望得面孔泛红神不守舍。

后来就有了话：

“你多大了？”

“十七岁了。”

“你多大了？”

“才过十八。”

“听我妈说，我是她在五棵柳河滩上捡柴火拾的，女孩儿的命不值钱哩。”

“听我师傅说，我也是他在大路边捡的，生在没钱的穷人家，男小伙的命也不值钱。”

到后一次，趁老和尚和莲花娘不在意，莲花把两个滚圆的东西塞到了小和尚的衣襟里。小和尚掏出来一看，吓了一跳，连连小声说：“不敢不敢哩，这鸡蛋是荤食。”

“素的！”莲花又坚决地塞了进去，说，“管它荤的素的，你悄悄吃了它。听我娘说，庙里的日子清苦咧，每天就是青菜豆腐豆腐青菜，有时候老师傅连豆腐也舍不得买，你正在长身子的时候哩，看瘦的。”

小和尚就觉得嗓子眼发热，胸口滚烫滚烫，止不住两颗清泪滚了出来，红着脸喊了一声：“姐姐！”

“喂！”莲花兴奋地应答说，“常来！来了我还给你煮鸡蛋。”

也就常来常往，有时候是和老和尚一起来，但两人总能偷偷

摸摸说两句体己的话。大多时候小和尚一个人来，因为莲花娘在，也只能悄悄递个眉眼，说几句冷暖寒热的虚话。

那一天莲花与小和尚悄悄约好，说妈妈要到李家七房去帮几天工，我在家给他家六姑娘绣两双出嫁穿的花鞋，你明儿下半天来，我有要紧的话对你说。

小和尚准时来到茅屋门口，见门虚掩着，就轻拍了两下，立时伸出莲花那一张红扑扑的笑脸，伸手把小和尚拉了进去：“个鬼哎，把人眼都望酸了。”

“师傅不让我出门，这还再三嘱咐日落前一定要返回。”

莲花忙去掩门，小和尚有些不解和慌张，说：“光天白日的，你关门做什么？防人家说闲话。”

莲花说：“不怕了，我上过冬学识字班了。识字班上的丁老师说，等打败了蒋介石反动派，成立了咱们的民主新中国，和尚可以娶妻寡妇也可以改嫁，我妈妈和老师傅错过了好时光，我们俩赶上了。说好了兄弟，到时候你娶我我嫁你啊！我要给你说的就是这个要紧话。”

小和尚就极兴奋，说：“我也听人说过这些话，就是不敢往外说，更不敢瞎想咧。”

莲花脸上红艳艳，眼里光闪闪，连声说：“不怕了不怕了，天打五雷轰也不怕了！兄弟，姐今天还要给你开个荤。”

小和尚却说：“不敢不敢了，你千万不要弄鸡鸭鱼肉这些大荤，师傅要怪的，我偷吃鸡蛋师傅都闻出来了。”

“嘻嘻！”莲花凑上来，手指头捏捏小和尚的鼻子，“我的个傻兄弟哎，姐家里哪有这些好东西。我是说啊，趁妈妈不在家，姐给你……嘻嘻，兄弟，我就不相信，你夜头早晚睡在床上，就不曾想过姐身上有哪些好东西？”

和尚的脸早就红了，喘气声也明显加快，他老老实实地说：“想哩。”

“想哪呢？”

“想姐的脸。”

“还想哪呢?”

“想姐的奶子。”

“给你,姐姐今天都给你!”莲花大胆地把身子凑向小和尚,小和尚也小心翼翼地捧住了莲花那张荷花般的粉脸。

其时是初夏,身上的衣衫都很单薄,两人都各自感到了对方身上的燥热,以及那份兴奋和骚动。小和尚把脑袋埋在莲花饱满温热的乳峰间,口吃似的:“姐,我还想喝……想喝……自小没喝过亲娘的奶水。”

莲花掀起了衣衫,露出了那一双雪白鲜红,也同样抖着牙齿说:“姐给你,都给你啊!”

小和尚的眼直了,血往脸上喷涌,几乎是扑上去把莲花按倒在灶间的稻草上,双手又揉又搓,又用嘴去吮吸,吸完了这个吸那个,也就揉搓吮吸得莲花在身子底下扭动呻吟不止。

她早已感到了小和尚身下的那一蓬坚挺,感到了和尚的手又在向下游动,慌忙急躁地乱解自己的裤腰带。姑娘略微抵挡了一下,说,兄弟不行,那儿不行,你还小,做那事要等洞房花烛夜的。

和尚喘着气说:“姐,等不及了,我想姐好几年了,日日夜夜都在想!”

莲花也就不再拦挡,自己褪下了裤子。

两人完事之后,都累得大汗淋漓,像两堆烂泥似的仰躺在灶间的稻草上。

莲花说:“想姐了你就来。”

小和尚说:“来!天天来!”

莲花说:“天天来不能,妈没几天就归家,这地方也不是我们相好的地方。”

小和尚说:“那到哪儿去呢?到我那庙堂里更不敢。”

莲花说:“我早就想好了一个地方,到庄后五棵柳。那是块

老坟地，大白天都没人敢去。我装着拾草捡柴的样子，你从庙后的小路悄悄过去。咱们隔日半天见面，在那块姐随你摸。”

五棵柳真是个好地方，在方圆百里的水乡平原上，这儿有一个微微隆起的小山包。有一条大河宽阔平直浩浩荡荡地通向大海。大河在这里开了两个口子，也就有两条水流由此向南流向了太平庄。这两股水流流淌了约一箭之地，又合成了一股，于是就在这河滩上形成了一块约百亩方圆呈桃型的环岛，又像一把太师椅背北朝南俯视着远远的太平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里就成了李氏家族的祖茔地。是李家祖坟地却不是所有李姓人家都能进来，必须是几家大门大户的长房。那人祖的仪式也相当隆重，八抬的棺木，纸人纸马，童男童女，和尚道士以及全庄的李姓人家，后来梅家也派代表前来，那队伍能从太平庄一直接到五棵柳。

因此这里也就只植树木，青松翠柏为主，树间有一块块石碑，石碑上刻着某某某某，生于某某年某某月日，卒于某某年某某月某日，在世上做过什么什么等等。惟独最东北角上一丘最大的坟堆没有碑，只长着五棵须两人合抱的老柳树，树底下有一方小船一样的石桌，那是李家人祭祖用的供案，年代久远，那石桌已磨抹得平滑如镜。

坟地四周，又长有刺槐、杂榆、苦楝以及半人高的芦柴茅草等，也就遮天蔽日，人迹罕至。夜晚肯定没人敢来，大白天个把两个人也不敢贸然进入。据说有人撞见过这事，东北角上一声雷鸣，满坟茔的坟头齐齐滚落。

本来李家坟茔是有看坟人的，李二寡妇的男人就是最后一位，但当这个男人被劫道的土匪弄去在大河边上开膛剖腹之后，就没人敢再去那里看坟了。再就是这些年李家门第渐渐衰落，再没人能高官进省进京，戴上民国政府牌牌的两位也顶大只是个乡长保长。共产党一来，连乡长、保长也不敢做了。这几年，李家族门上的主事人年事渐高，老病缠身，一时就没能把祖茔的

事放在心上。这地方也就更加杂草丛生，鬼气森森。

当莲花和小和尚钻进来时，莲花喜吟吟地说：“我说这地方好吧。小时候跟我妈来捡过柴禾，浅滩上还有菜刀宽的大鲫鱼哪。”说时拉着小和尚径奔五棵柳，一指那块石桌说，“今天就拿它做我们的牙床了，昨儿在我家那锅门口，像什么呢？我们又不是畜牲。你望这床多大多排场，还有这些老鬼看我们拜堂哪！”

小和尚已经欲火中烧，立马就要办那事。莲花笑推了他一巴掌：“一路上走得汗水淋漓的，咱们先下河洗个澡，上来还要端端正正拜一拜，这就做个正式夫妻。喂喂，我洗澡可不准你望，咱们也不在一块洗，嘻嘻！”

小和尚是老实听话的，他自找一块浅水处洗净了身子，直至望见莲花精赤着身子，像条大白鱼一样游进了柳荫深处，这才赶紧奔了过去。

那真是男欢女爱，恣意非常。完事了两人双双依偎在一棵老柳树下，说着日后的好光景。

和尚说：“我田里家里都会做，还识得几个字，共产党打下江山来肯定要平分土地给穷人，咱只要庙上的五亩田就够过了。”

莲花说：“我和妈妈会绣花会纳景，贴补家用也足够。我还想到识字班多识几个字，只是这刻儿大军和工作同志都撤走了。不怕，他们说不出一年半载就能打回来。”

和尚说：“你可别成了女共产啊，听人说那就要共产共妻了！”

莲花说：“你瞎说什么！你看人家丁老师，沈区长，那个不是规规矩矩的好人。倒是我们两个做下不规矩的事了。嘻嘻，你不是和尚哪！”

直说到太阳西沉，两人才手牵手钻出那片树林子，各奔东西回庄。照例，约个日子又再来，有时候甚至风雨无阻。

这种男欢女爱的好日子也只过了个把月，秋天还没到哩，一

场天大的灾难就降临到他们头上了。

莲花在庄上不只是品貌出众，会绣花纳景，而且是个跟着民主政府走的积极分子，冬学她上了，各种大会小会也都很积极地参加，有时候还跟着新四军女工作人员上戏台唱歌数快板。也就格外引人注目。庄上一些不规矩的男人早就想动她的脑筋，常有语言挑逗或动手动脚。这些男人多为李姓门上的后人。莲花除了冷脸不睬，再就是那句话：“想自家屙屎自家吃呀？我还是李家门上的姑娘！”

这话狠，也就让这些人不敢造次，但心里都恨得痒痒的，那两间茅屋是不止一个男人时常瞄着盯着的。莲花和小和尚的行为也就很快被他们发觉了，并商量好了“捉双”的事儿。

果然便让他们捉住了，先开始小和尚吓得跪在地上向这几个人叩头，说大哥大叔放一马，我们就此出庄远走高飞，永不归籍。

这三个人中的一个狞笑说：“放你们出去做永久夫妻，这世上的好人就太多了。你告饶没用，若妹子求求我们，让我们兄弟几个也尝尝鲜，或许还能放一马。”

“畜牲！”莲花咬着牙说，“不求他们！看他们能把我俩怎么样！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这辈子我就是你的人了！”

又对这几个人咬牙切齿地说：“你们要敢动姑奶奶一手指头，我就在太平庄上喊三天三夜，撞死在李家祠堂大门上！”

这几个人也就极为恼火，把那一份下流歹毒表现到了极致。甚至连莲花小和尚要求披件衣服也不肯通融，就那么精光赤体地将他俩捆绑在一个装草用的网兜里，抬到了庄上。一路上还不住地吆喝：“都来看都来望哪，望这天下第一的西洋景哪！”

事情报到那座大宅院，族门上主事的那位老人五官挪位，七窍生烟，在床上哆嗦了半天才指着门外说：“开……开大门！”

下人不解地：“太爷，里外三道门都开着哩。”

老太爷恶恨恨地：“开祠堂大门！”

又吩咐下去去召集族门里的几位人物，并认真吩咐：“下帖子，去把庄西梅家老五也喊来。”

也就表明，要把这一对小儿女的风流当做一件大事来办了。

唉！也怪莲花他们太大逆不道，怎么能在五棵柳那大供台上做那种事情呢？这是掘人家祖坟，把屎往李家大门上糊啊。何况莲花又姓李，私通的又是不能婚配的和尚。更怪莲花这丫头太倔太胆大，到这时候了还昂起头来犟嘴说：“老太爷，我们不是伤风败俗，他无妻我无夫，民主政府说过，婚姻自由，和尚能寻女人。”

那老人差不多把根拐杖顿断了，咬牙切齿地：“好好好！你还敢抬出共产党来吓我压我，我今天就要杀个把两个人给他们看看，这太平庄上的事是共产党民主政府说了算，还是我李家祠堂说了算！”尔后一句，“照祖上规矩，背磨子沉河！”

这话一出口，整个大祠堂都觉得微微一震，坐在屋子里的人都把惊恐不安的目光瞟向了那位处于盛怒之中的李家太爷。

背磨子沉河是一种极重的刑罚，也只有这一带水乡里才有。就是把一片石磨十字反绑到受刑者的后背上，用两条木船挟持到河中心，锣声一响，两船撑开，受刑人连喊一声都来不及立时沉入河心。因为手段残酷，也就不常用，除非十恶不赦者。如清光绪年间一恶媳虐待婆婆，隆冬腊月天不给婆婆衣穿不给饭吃，婆婆临死时讨要一口热粥，她竟兜了一勺子大粪放到婆婆面前，说吃吧，吃了就去死！族门里合议，将其背了石磨。又如民国初年，庄上一杂姓杨家，夫妇俩都投了匪人，人家是兔子不吃窝边草，这夫妻俩偏偏领着土匪专抢太平庄，白天在庄上放线，看谁家进了财就在那家屋门口打一个白石灰印，晚上就领着土匪上门。梅李两家都抢。又是经两姓族门合议，给这对男女背了石磨。再又如败坏门风，伤风败俗，莲花和小和尚就属于这一类。所以莲花才专犟这一条。

庄西梅家五爷是族门会议上惟一穿短衣、抽旱烟的一位四

十多岁的中年人。他大名叫梅昌耀，在梅家昌字辈上排五，本家人喊五叔子，老五，到了这儿就称爷了。此时见李家太爷如此发威，并且是公开跟共产党叫板，便在座位上缓缓欠了欠身子，小声说：“老太爷，这是李家门上的家务事，我梅家就不掺和了吧？”

李家老太爷不给他留半点面子：“梅老五，你怕什么？事情我一人承当，就是共产党真翻过手来，又能把我这七老八十的人怎么样？死也死得了！”

又说：“也不要你梅家做什么事，只出一条船两根篙子！”

梅家五爷只好唯唯。

莲花娘披头散发，呼天抢地地撞进祠堂大门：“老太爷！饶她一命，饶他们一命哪！”

“轰出去！”老太爷怒喝，“女人不准进祠堂大门，这规矩也不懂得了？”

莲花娘死死把住黑漆门框，哭喊着：“老太爷啊，念她父亲为大门上看了半辈子老坟，也念她是李家的骨血啊，实实在在她是李家的人哪，这根底你该知道的！”

老太爷怒极：“拉出去打嘴，把她的嘴打烂！”

老和尚也来了，就那么一言不发跪在祠堂中央，老太爷看也不看他一眼，只冷笑几声：“你怕也无脸再见太平庄的人了！”

也算是莲花小和尚命该如此，当时惟一能救他们性命的只有共产党的区政府，偏偏就在几个月前统统撤走了。其时，国民党的军队正向苏北、苏中、山东解放区大举进攻，那个国民党的王牌七十四师就是几天前从太平庄西面不远的官道上气势汹汹往北开拔的，所以李家族门也才能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地安排这场刑杀。

行刑日定在那年农历七月十四日，也就是事发的第三天，定这日子也算讲了些仁义，因为次日就是鬼节要放河灯，这两个人若是有运，就能赶上这趟河灯上船投生去了。